

长亭散记

□费城

西湖梦寻

西湖是瘦的，西湖的水亦是瘦的。瘦出风骨，不施粉黛的红颜亦是瘦的。

湖光山色，被时光梳洗过的往事，又映照出千年未改的容颜。我站在木窗前眺望，在亭台与楼阁里穿行，耳畔溢满清风，我隐约听到你在风中的低语。

——你从镂满记忆的青砖和绿瓦中走出，神情寂寥，怀揣尘封的故事。

——仿佛，你我之间，可曾隔着前世未了的夙缘？

脚步声在回旋的楼廊里回响，贸然造访者，不经意扰乱了深巷中的弦琴。散落的弦歌随着轻微的叹息遁入空茫。

登堂入室的风，在一瞬间扰乱了你——静修千年的寂寞与哀愁。

红袖添香

我伸出手，推开岁月虚掩的门。脚下的石阶一直伸向繁花绿萌深处。而巷道两旁的高墙府第、飞阁垂檐，又将浓郁的书卷气息，藏珠埋玉般深藏。

而你，亦非故人，亦非访者。非仙非佛非鬼非人，手执芊芊素草，化身媚狐，只待赶考书生，结伴倚窗，红袖添香夜读书。

——臆想的幸福，总是叫人平添愁绪。

透过岁月的纸窗，门楣上残留风的痕迹，穿过那些尘埃与蛛网纠缠的陈年旧事。

蓦然回首间，时光已流转千年。

素年锦时

多少次，我独自登楼望远。遥想古人赏风颂月，人比黄花瘦。

假若乘风归去，踏访仙踪，可遇山人绿竹弦丝，轻歌妙舞。唐时宋时的明月，今非昔比，游吟之蟋蟀蛰伏床脚，弹唱之弦歌扰乱夜之清修，只道是夜色微寒，月冷西窗。

——我记得，那时你还年轻，衣袂满是飞扬的青春。门槛上仿佛闪着你旧年的影子。

哦，我始终记得，你临窗低眉远眺的场景，坐看云卷云舒。

多年以后，你在山边守一座老房子，坐在时光的荒芜里，沉默无语。那些无法说出的言辞，掩埋在时光过往的褶皱里。

我以为，那些秘而不宣、无法说出的言辞，总是美的……

一梦千年

沿着你手指的方向，闭阖的城门次第洞开。我的思绪被老旧的时光牵扯得很远。

目光越过层层窗镂，我看到，天空如此明净，而大地无言。送亲的队伍赶在大风之上，仿佛一片片风中叶子。

一路南行。我身背弓箭和书带，在旷野上追赶着风，满怀内心的渴望与绝望。像一束光，哦，更像一束秘密的火焰，穿透黎明的云烟，将整座天宇点燃。

习习秋意剪剪风

□何艳秋

知道热——反正有风呢。干干的风吹在这些大汗淋漓的孩子身上，不用几天，孩子们的身上就长满了痱子，又扎又痒。

小时候的我，痱子长满额头，顾不上游戏还没结束，就顶着被我抓得发红的额头，跑去找外婆求救：“阿婆，我痒死了！”

正在糊火柴盒的外婆一边奚落着我，一边跑到后厅，找来茶树枝做的衣叉子，叉下挂在后厅梁上装干草药的凉篮，翻翻找找，在一大堆干草药里找出金银花，又跑到院子里扭些苦瓜叶、飞扬草、艾叶，用淘米水将这些草药捣成稀糊糊，敷在我长有痱子的地方。不停地敷，不消几天，痱子就全部消失了。

“秋老虎呢，厉害着咧，看你还成天跑出去晒太阳！”外婆一边帮我敷药一边数落我的话，和痱子扎人的瘙痒难受

漫话紫薇

□李捷

叶乔木，一般高数米，树皮光滑，枝条柔软，叶片椭圆，种植于庭院、路边，亭亭玉立，婀娜多姿。古人说它：“似痴如醉弱还佳，露压风欺分外斜”。它的花色，有紫红色、紫蓝色、红色、白色多种，有的一树一色，有的一树几个色，烂漫纷呈，韵味无穷。真是“深紫嫣红出素秋，不粘皮滑自风流”。紫薇花期很长，自夏至秋，花开不断。明朝人薛蕙的诗说：“紫薇开最久，烂漫十旬期。夏日逾秋序，新花续故枝。楚云轻掩冉，蜀锦碎参差。卧对山窗下，犹堪比凤池。”

你如果用手指轻轻碰撞紫薇树干，则全树摇动，所以紫薇俗名“搔痒树”或“怕痒树”。又由于它的花期长，所以也

作为叙述者，我需要将经年的故事重新编排。——那花轿中的美人，面容姣美的女子，可是我前世的新娘？

如今归来，你的目光如石，雕刻繁霜。我跟随着你，如今就站在你的身旁。

可是，你早已分辨不清我今世的模样。你纷乱的发辫拂过季节的眼前，一梦千年的相思，扰乱了我静修多年的神思。

驿路弦歌

石头深处的人家，随手编织出一些美丽的传说。

那门楣上的寂寞少年，思绪总是飘得很远，穿越历史的烟尘，在那个铁马金戈、刀光剑影，烽火连城的夜晚，飞马传书，穿越浓烟漫布的城门……

从此，你音讯全无。空留下，史册上两滴殷红的泪渍，以及古驿道上哒哒疾去的马蹄声。生与死、爱与恨的纠葛从此异位。

古道上，悄然奏响凄美的弦歌，前世今生，你我隔着岁月的云烟彼此相望，彼此厮守和痛哭。

如今，我魂归故里，驻足在你近旁，怀抱着前世的忧伤。

可是，你始终沉默无语，视我如无物。那枕在腮边的泪痕，是寒风吹拂的落叶，还是落花散落亭台的声音？

指痕拂过琴台，在这个落叶敲窗的傍晚。我静坐窗边翻阅史册，如同翻阅昨天。

当暮色四起，如果你侧耳倾听，那驿路弦歌，依旧响彻久远。

暮色炊烟是乡愁

□王国梁

闲读唐诗，不经意间被王维的一句“渡头馀落日，墟里上孤烟”打动。记得年少时读这首词并无太深刻感受，如今重读颇有回甘之味，难怪《红楼梦》里香菱对这句诗念念不忘。王维的这句诗脱胎于陶渊明的“暧暧远人村，依依墟里烟”。其实我并非对王维诗歌有更深刻理解，而是单纯被诗句中的炊烟打动了。

在我的印象中，炊烟是思乡情感的一种寄托，也可以说是故乡的一种隐喻。如同月亮，亦是故乡的隐喻。不用多说一个字，这些意象一出，故乡便从记忆深处绵绵而来。如果说月亮是诗意的，那么炊烟就是烟火的。故乡在游子的心中，一半诗意一半烟火，而月亮与炊烟完成了游子对故乡的描摹。

炊烟如缕，乡思成愁。乡村的炊烟，有气味、有颜色、有形态，是一个无法忽略的存在。每当炊烟四起的时候，小村庄便弥漫在饭菜的香气中。那种香，质朴温暖，像母亲的叮咛一样，淡淡地缭绕着、浸润着，让我们的脑海中闪现出家人围坐吃饭的场景。淡青色的炊烟，有水墨画的意境。飘摇而上的青烟，有云的飘逸和柔美，有雾的朦胧和淡雅，有风的轻盈和袅娜，有岚的神秘和唯美。缕缕青烟在空中舞出曼妙的姿态，仿佛素淡古雅的女子轻甩水袖，缓缓浮动，翩然而飞。炊烟飘向高空，好像去向空中云朵询问：人世间会发生多少温暖的故事。炊烟飘散的时候，家家户户餐桌上开始上演温情的一幕。

炊烟，是故乡留给我们最平静、淡泊、祥和、温柔的记忆。而暮色中的炊烟，把炊烟的情感色彩加倍了。暮色炊烟是乡村最深情的底色，那样美好绵长的图景，缭绕在我们的生命中，即使岁月流逝，人事变迁，它永远都是鲜活的模样。暮色苍茫，光线迷离，小村庄进入了缓慢的节奏。群鸟归巢，牛羊入圈，农人荷锄而归，缭绕在村庄上空的炊烟为夜色降临做着铺垫，呈现安宁平和的模样。暮色一点点加浓，而炊烟浓了又淡，最终消逝在无垠的天空，融入漆黑的夜色。小村庄的晚餐时间到了，每一扇窗子都透着橘黄色的光，烟火人间的平静和美好默默上演着。暮色炊烟，在我们生命初期留下温情剪影。后来的日子，无论我们落脚何方，看到缕缕升腾而起的炊烟，都会被一种温暖的情愫感动。

我一直记得，在远方求学的那几年，每次回家都是赶末班车。到家的時候，正是暮色深浓之时。我踏着夕阳最后的余晖，朝着家的方向大步走去。忽然间，我看到等在村口的母亲瘦小的身影。她在暮色炊烟中守望，似乎有些焦灼。直到见到我，她才放松下来。暮色，炊烟，村庄，母亲，组成了我记忆中挥之不去的画面。

飘逸轻盈、温柔美好的炊烟，像暮色中母亲的呼唤一样，只需一声，便能穿越那长长的时光，穿越一程程的山水，抵达我们的灵魂深处。暮色炊烟，既是故乡的象征，也是田园生活的象征。喧嚣浮世，我们渴望宁静和平淡，渴望生命的返璞归真，暮色炊烟变成了我们心底的归依处。

夕阳西下几时回，暮色炊烟是乡愁。缭绕在我们生命中的炊烟，终将竖起回归的风向标，指引我们返回故乡……